



何卓琼

西关故事

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
何卓琼 ● 西关故事
花城出版社

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



西关故事

何卓琼 ● 西关故事

花城出版社

西关故事

何卓琼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东莞凤岗镇天堂围区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3插页 280,000字

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2924-1

I·2493 定价: 1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总 序

于幼军

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，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。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，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、启发民智、积累文化、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。综观古今中外历史，社会大变革、大变动的时代，往往也是文豪辈出、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。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，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，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，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。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。目前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，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，使人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、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。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、大繁荣的历史契机，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，担负起激浊扬清、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。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，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，我们的作家、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，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。

新时期以来，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，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，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，满腔

热情地投入创作，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，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，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、文化、道德水平，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，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。这套《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》的面世，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，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。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，还应该清醒地看到，与时代的要求、人民的期望相比，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，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拔尖人才还不多，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，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，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，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、思想深刻、思维敏捷、头脑清醒、功底深厚、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，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。为此，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、正确地坚持“两为”方向和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，充分调动起作家、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。同时，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，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，有利于多出人才、多出精品的机制。

然而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，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。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。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，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。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，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；不断深入实践、深入生活，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

创作源泉；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，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，以及甘于奉献、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，力戒浮躁，精益求精，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。惟有这样，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、蓬勃兴旺；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、春意盎然。

目 录

总 序	于幼军 (1)
西关人家	(1)
威 记	(7)
豪 哥	(19)
阿 珍	(25)
云山婆	(34)
阿根 (之一)	(77)
阿根 (之二)	(91)
意 境	(105)
医生和他的朋友	(129)
呵, 太平洋的锋面	(154)
没有办法, 这是生活	(167)
电流越过边境	(175)
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	(219)
查理和他的煞星	(294)

西 关 人 家

七姑住我家隔篱时，我还未记事。那段时日我全无记忆，她细妹阿八是怎么癫了的，我也全不知闻。

我能记事时，七姑一家已在第十甫置了一幢三层楼房搬过去了。搬走了的七姑仍三日两头的来我家，她留给我的记忆，便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七姑比我母亲后生七八岁。人墩墩满满，珠圆玉润的样子。一头浓密的棕色短发，烫着好看的波纹。她天冷穿花布长棉袄，天热着竹纱旗袍。大约因她与我母亲同辈，她给我的印象便很老成。其实那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。

最记得她剥牙。大拇指一捺，噗一声，一只门牙就被她扳倒在嘴里。我还未来得及哇一声，她两只指头捏着带血丝的废牙已经伸过来，嘴里说，睇睇，绿豆牙。又随手丢落坑渠。那时就记得她给我剥牙，久不久一只，不断剥。

七姑的父亲刘先生是个很行时的私家医生，就在自家楼下开间牙科诊所。刘先生最拿手镶牙，在西关一带很有名气。第十甫地头又旺，来找刘先生睇牙的人便很多，那条白漆长条椅总坐着人。七姑日常就帮着倒牙模，十分忙时也上椅给病人补补脱脱，功

夫很上得手的。照理七姑不得闲串门的，但她时时跟刘先生怄气。怄气了就将银色的小镊子小锤子之类一丢，夺门而出，腾腾腾跑我家来了。好在路不远，就拐个弯。

七姑并不是那种小气阴郁的人。她很爽朗。即使刚刚跟刘先生怄过气，来到我家她也总是大讲大笑，满屋翻滚着她响亮放恣的尖叫调笑。母亲就说她拆屋，说她大癫大废。她不恼也不收敛，依旧嘻嘻哈哈。

偶尔，刘先生也会踱了来，通常都是在七姑没来的时候。这是个很大牌很神气的老头，穿名牌恤衫着吊带西裤。他来得出其不意，嘴角挂着莫测的似笑非笑，眼神和全身透着凛然的自恃。母亲这时会表现出非凡的机敏，小心翼翼避开他和七姑之间的瓜葛。我总疑心母亲的机敏是因为她知清底细。我不知道刘先生和七姑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感到他的自恃和不时的出现，是为了消解七姑的影响。我还疑心他以同样的方式震慑钳制着七姑，使得这场父女斗法旷日持久又密密实实，不至街知巷闻。

有回，母亲嗔怪七姑痴癫时，七姑接住话头叹气：“我要真癫了才好呢！”

母亲啐她：大吉利是！一个傻八够了。还要个傻七？！

七姑眼圈红了，紧紧嘴不作声。以后再也不见她说这类话。

过后母亲重重叹息，说七姑其实很孤清，说别人这般年岁早已拖儿带女了，而七姑还未结婚。

这时我读四年级了，搭嘴问母亲：七姑怎么不结婚呢？

母亲说，两个老的，一个傻的。一头家靠她打理，刘先生的诊所又要她帮手。怎么抛得开呢？又说七姑长此以往无了局的。

我也就很老成地想七姑果真抛不开这个家的。刘先生老到白头驼背，七姑的母亲刘太是西关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十指尖尖不沾阳春水。又是个缠脚娘行路风摆柳，早年落个哮喘，如今老了，成日团在长条沙发上喘气。还有傻八……

傻八是怎么傻的呢？我突然想到这问题。

母亲长长望我一眼，仿佛探究我是不是听说到什么了。然后很不情愿地说：日本仔吓的。

我奇怪怎么就吓傻了呢？

母亲烦了，“问这么多！”

我不敢再问，但傻八缠在我心里了。

我很想见傻八。我从未见过她。每回到七姑家去，都见不着她。她躲在三楼的房里无声无息。而三楼是块禁地，除了七姑和老使妈，别的人就连刘先生也轻易不上去的。那一阵我不断想象傻八的模样长相，想不出确切的来忍不住还是问母亲。这回母亲倒不烦，满有兴致说，很白净。成条街最靓她。又说那时她才17岁呢。那时就是她吓傻的时候。

此后，我脑里就常常凝着一个美丽少女的侧影，头略低着，直发齐肩，一侧头发掠到耳后，另一侧斜斜倾垂下来，遮了半边脸。也不知我何以就认为她应是这种样子。

我越发想见傻八。

那回我到七姑家去，趁七姑上了三楼，刘太又歪在沙发上瞌着了，我轻手轻脚摸上楼梯。才到一半，上面失惊无神冲起狂嚎，我吓得几乎跌落下来。

刘太扎醒了。七姑使妈也快步从三楼退下来。我缩回刘太身边心口怦怦跳，眼定定听傻八呼天抢地。那声音是衰哑的，嘶叫是癫狂的。她暴烈地来来去去骂着同一句话，就是无法听出这句话是什么。眼见那嘶嚎一阵比一阵癫狂急剧，正要摧肝裂胆地垠天崩了去，却突地戛然而止，没有过渡没有余波，斩钉截铁掷下一个突兀兀的空寂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七姑轻轻埋怨了：早知会这样的。多紧要也不过一副旧模具，由我上去翻找得了。阿爸偏自己上去！刘太就阴声细气地说：谁知她偏偏撞出来呢？她惯常晨早不出房门的。

回到家我脸色仍发青。母亲要我饮盐水，又说傻八见不得男人，见了就发作。我好失望。脑里的少女倩影破碎了。我再无要见傻八的想望。

七姑依然不断跟刘先生怄气，依然三日两头的跑了来。

过了许多年，我差不多要读完中学了，我才知道七姑跟刘先生怄气全因了细婆。

细婆是刘先生在外收养的一个女人，原是旧西关风尘中最走红的烟花女。七姑叫她老举（妓女之意）。细婆当年极尽花柳繁华，日日搽脂荡粉簪花插柳。模样算不得十分靓，腰肢体态却是青楼中最风骚最具天生奇趣的。刘先生喜欢她，就在近处另置了房舍养着她，让她离了花街柳巷。这事原本铁桶般密实，却被七姑循着蛛丝马迹勘破了，便有了无休止的纠缠。刘太初时也十分的震怒，但她自有大户千金冷眼自守的派头，不肯先自踢破。兼之生性娇懒自知多病，日子长了两下心照而已。倒过来她常劝女儿：由他罢，都几十岁了。只要不带入门有眼屎干净盲。七姑每每不肯：白白益她呀？！

那几年，刘太病势日重。细婆起心博个名份，竟不再避忌，故意到刘先生的亲朋戚友中转悠，以细婆自居。刘先生也任由她。众人碍着刘先生脸面，都叫她细婆。这段风流冤案摊白到台面，我才断断续续地闻知个中细节。

那日我放学回家，母亲正和一个老女人倾谈。母亲见我就说：快叫细婆。我猛吃一惊。细看那女人，厚唇疳瘕，两只眼袋难看地坠着。腰板直直前挺，前胸像塌了两条长米袋。

细婆走后，我嘻一声：还以为她有多妖艳呢！

母亲愕然了半日，才慢慢说：先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见过。然后又扳着指头，说细婆跟了刘先生至少有20年。又说两个人缠绵至此，也算情长。

这年，七姑家接连两件大事。

年头，傻八死了，静静睡死在床上，死前全身浮肿。母亲又扳着指头算，说傻八癫了足足 21 年，如今正好 38 岁。

那几日，老街坊都聚到我家来谈论傻八。说傻八当年如何靓女如何精细，天天挽只菜篮到街市去，篮里总放把小小巧巧的秤。又说那日她早起去街市一去了无踪，晏昼回来扑扑跌跌人形大落，菜篮没有了衣服撕烂了，蓬头垢面两眼发直。从此躲进房里再不肯出来。又说不到两个月，日本仔就投降了。老街坊十分叹惜红颜薄命，说就差两个月，若果日本仔早投降两月，傻八的命又是另一番景况了。便都摇着头说“命水”。

我听呆了。

年中，刘太也死了。刘太死前心水很清，用冰凉的指尖拍着七姑的手说“我知你的”。然后叫刘先生也到床前来对他说：你私自的积蓄够你使了。我两间大屋一箱银纸就给了七姑吧。可怜她误了半世。

七姑后来跟我母亲复述这番话时，母亲吁口气，说你安乐了，不会白益她了。她就是细婆。

刘太死后，母亲说七姑会走的。

头两三个月，不见动静，七姑跟刘先生倒是很少愠气了。

一日，忽见七姑红肿了眼跑来，跟母亲抽抽泣泣说了半天。仿佛说刘先生要接了细婆回家住，她不肯，刘先生要赶她走。七姑来来去去说“做人做到心淡”。我没料到母亲竟也劝七姑走，“不要绑死一世”。

后来我悄悄问母亲，七姑去哪里呢？

母亲说，她有路的。

不久，七姑忽然带个男人来，叫阿标。壮壮实实眉精眼企，年岁跟七姑差不多。七姑跟母亲到街市买了许多鱼肉瓜果，回来忙忙的煲煎炒炖。这天七姑从未有过的开心，看得出七姑跟阿标很熟落，也看得出七姑对阿标很入心。

就在这年的秋天，我挤上火车到北京串游，又连气跑了大半个北国。那时火车汽车轮船全挤满比我小或比我大的学生。我们只要摸出学生证晃一晃，就可以坐霸王车霸王船。我串游了两个月回来不见七姑。母亲只说她走了，不肯说到哪里去。

就在我对七姑渐渐淡忘了时，七姑从香港来信了。信写得很简约，只说她和阿标“平安到步”，又说她“死过翻生”。随后便传出七姑使黑钱偷渡，有说“督卒”，也有说“屈蛇”。

七姑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七姑从洛杉矶寄来了照片，她和阿标在自家屋前照的。两人都戴着墨镜，背靠白栅栏，身后是大片草坪，露出一角尖顶房舍。七姑胖了，着色彩鲜艳的柳条布拉吉，阿标一身恤衫短裤。身边没有孩子。母亲说，这种年纪结婚，不会有的。七姑信上说他们开冻肉铺卖冻肉。

.....

前几年，刘先生过世，七姑飘洋过海的赶回来送终。七姑跛了，右脚一拐一拐。阿标没回来。阿标死了。原来两个人晚饭后驾车兜风，撞到路边一棵洋槐树上，阿标当场死去，七姑右腿骨折。七姑撩起裤管给母亲看，母亲看见大块新伤。

关于重见七姑的感觉，事后母亲只说了四个字：老了。化了。

我没见着七姑。那时我正循着东江逆流而上，直追到江西南端寻着了它的源头。那源头就隐伏在蓬乱的草丛砂砾之中，竟是一片薄薄的水渍。我没有再追溯下去。我不忍心看到一条滔滔大河的终极原是子虚乌有。

威 记

威记老婆死得早。死老婆那年他儿子阿灼还未够九岁，他自己不过三十出头。

老婆死了威记好恹惶。威记脾性沉静，老婆死后沉静变成了沉郁，成日苦瓜口脸粒声不出。晚黑挑了云吞面担穿街过巷也不开声叫卖，只闷闷地一路啪啪打竹板。他走得慢悠悠，吊在担头的煤油灯悠悠地晃，身后就跟着阿灼。那时阿灼日头在私塾跟着先生读三字经，回家写两页描红字，入黑跟了父亲摊前档后的帮手。

老婆死了家不成家。威记俩崽爷没个女人洗洗刮刮，那屋就跟狗窝一样，餐头饭也是热一餐冷一餐有一餐无一餐，日子就跟猪狗差不多。

初时有好心的婆娘给威记介绍过几个正经女人做填房，无奈威记一味摇头不语，一张苦脸化不开。来去几回，再无人理他不填房。街坊邻里倒赞他对死去的老婆情长，说男人老狗像威记这般长情的实在少见难得。

威记听了也只是苦。实则他是顾念阿灼，他怕阿灼被填房女人刻薄。这种事他眼见耳闻多了，连大戏戏文也有得唱呢！故此他立实心肠等阿灼大了自己才续个人。

威记疼惜阿灼早在阿灼出世那阵就显见了。阿灼出世正逢阴

风冷雨又是夜半三更，那时候广州的冬天很湿冷，不似如今这般冬不冬的。威记居然连夜跑到街市口敲开盲公炳的门，用大封利是请盲公炳给阿灼排八字。盲公炳早睡了，吓一跳，爬起来拥被团床给他排算。

盲公炳说阿灼五行缺火。

威记回来想到天光才想出个合心水的带火的“灼”字给儿子补火。

阿灼的脾性却不像缺火，自幼顶嘴驳舌，如今牛高马大火气更猛。威记间中轻轻说他两句，他就粗口烂舌的跟威记对骂。威记心实口拙，噎得出不了声透不过气只有一身乱颤。威记就疑心盲公炳那晚其实未睡醒，或者老猫烧须将八字排错了，一个“灼”字反而给衰仔火上加油。

威记串街走巷了几年，积了些本钱，就在自家巷口摆档。几条长板凳围了几张白木方桌，桌上插筒筷子摆几钵酱醋酸辣菜。谈不上门面，就凭功夫实在老到。威记上汤熬得靚，银丝蛋面打得幼滑爽口，云吞馅是一盆半肥瘦肉蓉，上面满铺生剥虾肉，再稠稠淋一层鸡蛋黄，现包现煮，碗面还加一条菜心，拿剪刀剪了铺得油油绿。

威记云吞面在西关渐渐有了名气，招得大群熟客，生意不错，有人甚至说威记胜过第十甫的欧成记。

行中人就不免有人眼热，议论日起，好话丑话都有。当中有个有道行的却摇头叹息，说如若威记不是成日苦口苦脸，威记理应大发的。

一语惊醒众人。长久以往大家看惯了威记的苦脸成自然。觉不出有什么不妥。如今被人点醒，果真发现威记一张脸扭捏得苦瓜一般，从未见舒展过，偶尔见他一笑，也必带出个苦相来。早先日子艰难，难怪苦瓜口脸。日子好了，怎么依然苦呢？就有人说那是从内里苦出来的，这叫苦入心。便有好事之徒茶余饭后探

究威记的苦，探究的结果很猥琐，说是乾坤残缺阴阳失调，皆因身边没个女人。

威记对旁人的议论探究自然不得而知，对别人给他认定的苦楚亦相当麻木。原先他还有个再续的心，等到阿灼长大成人，长长的时日将他磨熬得未老先衰心如枯槁，如今再无续娶之意了。

其实威记无甚心思。在威记看来，人生在世就是过日辰。从穿街过巷过到今时今日，他很心足。这两年他从乡下要来个亲侄女，替他煮饭洗衫，老火汤餐头饭家头细务一应妥当。何况阿灼还很成器。阿灼脾性暴躁归暴躁，云吞面档功夫他可是担载了大半去的。朝朝晨早，阿灼赤了膊在面案上揉搓打压得大汗叠细汗，两条胳膊绷鼓得杉仔一般，一张脸因专注用神显得非常生动，溢出旺旺的阳气来。威记蹲在门角滋滋抽大碌竹，心里也滋滋渗出一缕闲适舒畅。

惟一令威记不快的是食晚饭。

阿灼无甚嗜好，不听曲文不看大戏，独沾一味象棋。日日收罢午市，就在档口跟对屋的阿根下棋。下棋也罢了，偏偏这两人下棋如搏命，捋手捋脚喊打喊杀，争得条条颈筋突突跳。看的人也爱斗一份，嘈嘈吵吵开了墟。还不会适时收手，他堂妹用竹篮挽了晚饭来，威记连叫“食饭”，阿灼不应不睬；再叫，阿灼颈一梗大吼：“你食先！”口气硬过石头。

威记噎得无语，独自闷闷食饭，食之无味。

阿灼阿根继续斗。乌天黑地分不清车马炮了，两颗头俯落棋盘还要斗，直斗出个输赢死活来才收手。

威记晚晚被阿灼坏了情绪败了胃口，郁气是郁气，回心想阿灼从早到晚就只有这个午夜市之间的空隙过过瘾，也就不至太上心。

最令威记上心的是近来阿灼的牛头短裤常常沾着大块黄褐斑迹。威记情知阿灼被底下有见不得人的行藏，就是说不出口去劝

戒他，又怕他长此以往伤身成病。正愁着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日俩崽爷口角，侄女不在跟前，威记就借机又含糊又实凿的说阿灼贱格。阿灼跳起来，“丢你老母我怎么贱格了？”威记实凿凿咬定“你自己事自己知。”阿灼突然醒悟，跳得更高，却只骂“丢你老母”！

骂过后，阿灼的牛头短裤干净了几日。几日一过。斑迹又再出现，比先前还密集，三日两头流泻得地图一般。威记好心焦。威记不再说了，知道说也没用，心想该赶紧给阿灼找个人。只是人不是一时三刻就能找到的。

叫威记千想不到万想不到的是，人还未找到，威记自己竟跌入比阿灼还贱格的深渊。

那渊由在生虾店。

离面档不远的十字路口有间生虾店，专营生剥虾肉。西关一带酒楼每日所用虾肉多由它包供，威记也日日到店里提一斤虾肉包云吞。

虾店老板雇了七八个女人剥虾肉，都是些不知羞丑什么下流话都敢讲的婆娘。她们围着两张矮台，手不停嘴不歇，吱吱喳喳飞短流长。柴米油盐街谈时闻男女房事花柳梅毒，无所不谈百无禁忌，正牌西关街市烂口婆。

威记回回进出虾店苦口木脸不开声，顶多拿眼照照她们算作招呼过了。她们知他，也从不招惹他。

偏偏新近来了一个阿娟，三十七八年纪，蜂腰削肩，鹅蛋脸用红头绳绞得细白，两道弯眉修得柳叶一般，一身浆洗过的花布大襟衫裤干净潇洒。在臃肿污糟的婆娘堆里阿娟好似一朵出水芙蓉。

阿娟原本住海珠桥脚，国民党炸海珠桥，将阿娟男人和一双儿女连同那间红砖屋也炸得踪影全无。那日恰恰阿娟返西关回外家，听到从海珠桥传过来的轰炸声，惊厥得当场晕倒。那年她刚